

孟宪强 著

PANSIES: DECODING *HAMLET*

三色堇

——《哈姆莱特》解读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孟宪强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07

ISBN 978-7-100-05459-1

I. 三… II. 孟… III. 悲剧-剧本-文学研究-英
国-中世纪 IV. 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839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三 色 堇
——《哈姆莱特》解读
孟宪强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459-1

2007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4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绪论

走出种种认知误区,阐释《哈姆莱特》固有的艺术价值 1

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积淀

——《哈姆莱特》文本的独特属性 12

文艺复兴晚期的“时代的缩影”

——《哈姆莱特》的时空定位 27

一代社会人生凝聚而成的严肃悲剧

——《哈姆莱特》悲剧类型的重新界定 37

精心构筑的艺术世界

——《哈姆莱特》的戏剧冲突 62

超越时空的审美价值

——《哈姆莱特》的思想内涵 77

三重元素孕育出来的艺术生命

——哈姆莱特总论: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英 95

哈姆莱特与蒙田之比较研究

——哈姆莱特分论(一):一个学者式的英雄人物 111

性格多元理论凝结出来的艺术晶体

——哈姆莱特分论(二):不同性格成分构成的典型 146

2 三色堇

“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

——哈姆莱特分论(三):道德人性的二元结构 161

To be, or not to be:一个永恒的普遍的公式

——论哈姆莱特的理性主义哲学 177

情感史诗的动人篇章

——论哈姆莱特的忧郁 192

普遍心理过程的独特诱因

——论哈姆莱特的踌躇、延宕及其心理机制 208

种种假面掩盖着丑恶与罪行

——《哈姆莱特》人物群像之一 230

善良无辜者毁灭的轨迹

——《哈姆莱特》人物群像之二 247

一个应运而生的历史见证人

——《哈姆莱特》人物群像之三 259

“复调艺术”的杰作

——论《哈姆莱特》的多重情节 264

独特艺术风格的标本

——《哈姆莱特》人物个性化语言构成的交响诗篇 279

台词艺术的典范

——《哈姆莱特》的语言结构系统 291

《哈姆莱特》典故注释 311

附录

中国《哈姆莱特》批评史述要 330

Table of Contents	Translated by Yang Lingui	415
Abstract	Translated by Yang Lingui	417
后记		437

这是表示思想的三色堇。

——《哈姆莱特》四幕五场

绪 论

走出种种认知误区,阐释 《哈姆莱特》固有的艺术价值

莎士比亚的创作处于文艺复兴运动晚期。正如鲍桑葵所说:“莎士比亚在一切方面都不是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而是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①著名瑞士学者布克哈特也表述了一个相似的观点。他说,“全欧洲只产生一个莎士比亚,而这样的人是不世出的奇才”,“很难想象,在西班牙总督的统治下,或者在罗马宗教裁判所旁边,或者甚至在几十年后的莎士比亚自己的国家里,在英国革命时期,能产生一个莎士比亚。达到完美地步的戏剧,是每一个文明的晚期产物,它必须等待自己的时代和命运的到来”^②。的确如此,古希腊戏剧是古希腊文明的“晚期产物”,同样,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戏剧乃文艺复兴文明的“晚期产物”。文艺复兴从14世纪开始,在经过了诗歌、小说的繁荣之后,戏剧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成为欧洲戏剧史上第二个高峰。16世纪后半和17世纪初英国独特的社会结构、生活形态和民间戏剧的兴盛为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最充分、最全面的文艺复兴文明“晚期产物”的诸种因素,因此在英国舞台上涌现出灿

① [英] 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1页。

② [瑞士]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2页。

2 三色堇

烂的群星,而莎士比亚正是其中最能代表文艺复兴文明的一代戏剧大师。唯其出现在文艺复兴运动晚期,莎士比亚的作品才有可能涵纳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文明成果,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一部百科全书,成为描绘这个时期人们生活命运和思想感情的不朽诗篇。米开朗基罗用石料创作了遒劲的大卫雕像,达·芬奇用色彩创作了神秘的《蒙娜·丽莎》,贝多芬用声音创作了伟大的音乐,而莎士比亚则是用语言材料匠心独运地创作了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戏剧作品,几个世纪以来始终巍然地屹立在语言艺术的巅峰之上。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其特有的真善美之光照耀着充满希望以及冲动和丑恶的人世,陶冶着人们难以完美的心灵。

莎士比亚不朽的艺术生命穿越了时间的界限和地域的樊篱,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永恒瑰宝。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的舞台上盛演不衰,一些国家还举办不同规模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他的作品被改编成歌剧、舞剧、芭蕾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欧洲许多音乐大师还以他的作品谱写了大量交响乐等纯音乐作品。研究莎士比亚的“莎学”从1950年代开始定期在莎士比亚故乡举行国际莎士比亚会议,1970年以来逐渐由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举办的世界莎士比亚大会所取代。世界莎士比亚大会每5年一届,到2001年4月,已先后在温哥华、华盛顿、斯特拉福、柏林、东京、洛杉矶和巴伦西亚举行过7届。研究莎士比亚的论著浩如烟海,美国著名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从1950年代开始每年出版1期的《世界莎士比亚目录卷》(*World Shakespeare Bibliography*)收入世界各国学者莎学论著目录提要,从1950年代的每年2000种左右发展到1990年代末的每年4000种左右,国际莎学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各国学者探索着莎士比亚艺术王国里的文化宝藏。

从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到 20 世纪末的 400 多年间,莎士比亚受到一代又一代学者、诗人和作家的高度评价,他们称颂莎士比亚为“英国民族的骄傲”、“时代的灵魂”、“戏剧的元勋”、“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称颂他为“戏剧诗人之父”、“古今诗人中的诗人”;“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的激情”,“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是“诗人中的英雄”等等。20 世纪西方许多批评流派往往在推崇莎士比亚的表面下以莎士比亚作品作为他们理论观点的注释,造成了对莎士比亚的种种扭曲、肢解和异化,只是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中莎士比亚才摆脱了这种混浊批评的泥污,被认为是可以与爱因斯坦、马克思相并列的三位最伟大天才之一:爱因斯坦天才地解释了物质世界,马克思天才地解释了人类社会,莎士比亚则天才地解释了永恒的人情人性。到 20 世纪末,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考验之后,莎士比亚仍以其无可比拟的语言艺术赢得了最高荣誉。英国的一家杂志调查显示,莎士比亚仍被认为是英国“历来最伟大的人物”,美国的一家杂志评出的一千年来“最伟大的天才”是莎士比亚。现在,他正戴着这样的桂冠走进 21 世纪并继续显示着他那艺术天才的光辉。

《哈姆莱特》正处于莎士比亚一生创作穹窿的顶端,是莎士比亚全部艺术天才集于一体的代表作品,被被誉为“那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全人类所加冕的戏剧诗人之王的灿烂王冠上面的一颗最光辉夺目的金刚钻”^①。《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中心作品,由于它所具有的文化渊源的的特殊性、所涵纳的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所包含的审美价值的深刻性、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复杂性以及所凝结的艺术形式

^① 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42 页。

4 三色堇

的完美性,使其成为世所罕见的语言艺术的绝唱、不可企及的戏剧作品的经典,具有不易探测的深度和难以把握的繁复。漫漫的历史尘埃始终未能遮住《哈姆莱特》这颗“金刚钻”的熠熠光彩,丹麦王国里那位举世皆知的青年王子以其不朽的生命元素抵御了无情岁月的销蚀,依然充满灵与肉的搏动,吸引了无数学者,倾倒了众多的艺术家,受到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学者们惊异于这部作品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和多元的价值取向,写出了卷帙浩繁的论著^①,艺术家们从中触发了创作灵感,使其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获得再生^②,一些国家则将其列入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中^③。在《人类一千年》一书中选出了人类 1000 年来最有影响的 100 件事和 100 个人,1603 年出版的《哈姆莱特》以“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为题被选入,在第 36 号的位置。该书编者解释说:“莎士比亚在该剧中完成了对自己的超越。他采用了一个古老的……手足相残和复仇的传说将其编成一部关于人性的悲剧。它被翻译将近一千次并且几乎是在从不间断

① 莱文在 1959 年出版的《哈姆莱特问题》中说:“1877 年出版的《哈姆莱特》辑注本以来,每 12 天就有一部《哈姆莱特》专著问世。”“在拉芬所列的《哈姆莱特》参考目录中,从 1877 年到 1935 年就超过了二千条目,这一数量是惊人的,在文学评论史上是罕见的。”见张泗洋等:《莎士比亚引论(上)》,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4 页。1950 年代以来,每年收入《世界莎士比亚目录卷》中有关《哈姆莱特》的条目由最初的一二百条增至 1990 年代末的四百多个条目。1979 年印度还出版了年刊《〈哈姆莱特〉研究》,发表世界最新的《哈姆莱特》研究成果。

② 《哈姆莱特》被谱成的音乐作品在全部莎剧中占首位(68 部乐曲,38 首歌曲);被改编成 14 部歌剧,占第三位(第一位《暴风雨》31 部,第二位《罗密欧与朱丽叶》24 部)。见张泗洋等:《莎士比亚引论(上)》,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90 页。《哈姆莱特》被改编成的电影亦占第一位,在已拍成的 350 部莎士比亚电影中,《哈姆莱特》最多,为 75 部;其次为《罗密欧与朱丽叶》,为 51 部。《2000 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见《读者》杂志 2000 年第 8 期,第 52 页。

③ 如《哈姆莱特》与《麦克白》被美国列入高中学生必读书目,排在第二位。(《文汇报》1996 年 9 月 26 日)。又如 2000 年我国教育部颁布的新《语文教学大纲》中向中学生推荐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高中部分共 20 种,其中外国文学名著 10 种,《哈姆莱特》列为首位。

地印刷出版着……在哈姆莱特这位处于冲突中的王子身上,莎士比亚塑造了一个文人式的英雄:他的复仇冲动一次次被他的犹豫不决所瓦解,他是一个被政治与道德的腐败彻底粉碎了幻想的旁观者,还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语言大师。整个戏剧充满了问题,但《哈姆莱特》一剧还是通过它诗一般的语言才牢牢抓住全世界观众与读者的心。”^①

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哈姆莱特》的研究殚精竭虑,各种观点分歧林立,众说纷纭,洋洋大观的《哈姆莱特》评论构成了一个与作品的艺术世界相并行的理论世界。在这里不同观点的相互冲突交织纠葛,令人无所适从。一些探幽抉微的论述给人以启迪,然而另一些思辨的论断却常常令人困惑,因为他们的结论与作品大相径庭。而那些对《哈姆莱特》的种种误读则终于将哈姆莱特从莎士比亚所创造的那个自在的艺术王国中强行拉出,并置于人为的谜团之中,用各种釉彩将他涂抹成面目模糊的角色。《哈姆莱特》研究的种种误读形成了一系列认知误区,成为真正领悟其艺术魅力的陷阱。因此,用科学的方法去解读《哈姆莱特》,还其莎士比亚戏剧绝唱的本来面目,展示其艺术王国的多姿多彩就成了走进 21 世纪的《哈姆莱特》研究的时代的和历史的要求。

《哈姆莱特》研究的一些误读来自对于这个自在的艺术王国的远距离考察,即在研究其与历史文化的传承关系、同时代社会的反映关系、同艺术类型的因袭或创新关系中,认为《哈姆莱特》存在“时代的错误”和“地点的错误”,并将传统故事的某些内容强行塞进《哈姆莱

^① 参见《人类一千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转引自《读者》杂志 2000 年第 3 期,第 61 页。

特》，宣称它存在着“两个世界”等等。这些对艺术作品所做的非艺术的批评造成一种混乱，打破了《哈姆莱特》这个自在艺术王国特有的时空定位和内在的完整统一。其实《哈姆莱特》同任何艺术作品一样，一旦它们被创作出来就切断了同作家之间的脐带，切断了同素材之间的联系而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成为一个封闭的、完整的，有内在生活情境的自在的艺术世界而进入自己的运行轨道。因此，那些将《哈姆莱特》之外的种种成分混入这个自在的艺术世界的时候，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误读。

在对《哈姆莱特》的外部考察中将其界定为“复仇悲剧”似乎应该说是对其最大的误读。正如《堂吉珂德》不是骑士小说一样，《哈姆莱特》不是复仇悲剧。然而，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认识却一直在支配、制约着《哈姆莱特》的研究。从18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认为《哈姆莱特》是一部“塞内加式”的“流血复仇悲剧”，他们将《哈姆莱特》与其前后出现的各种复仇悲剧相比较，论其短长得失，寻找更早的悲剧原型，搜寻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这出新型复仇悲剧中的贡献与不足。哈姆莱特复仇的“拖延”或“延宕”的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并被视为该剧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便一发而不可收，学者们从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一切方面去寻根问底，衍发了泱泱宏论，造成了文艺批评史上绝无仅有的混乱与复杂的局面。“复仇悲剧—复仇的延宕—延宕的根源”这是一个由于变异了作品悲剧属性、阉割了作品整体内容而造成的认知怪圈；它很有诱惑力，在它的入口处站着诱人的塞壬^①，她们以动人的声音将学者们引入这个怪圈之中。正

^① 塞壬(Sirens)：古希腊神话中专以美妙的歌声诱惑水手的女妖，她们是人首鸟身之妖，水手们听其歌声后即不能自制，投身到海里，到了岛上就被塞壬们害死。

像被塞壬迷住的水手们弃船登岛不能生还一样,进入这个怪圈的学者们差不多没有人能够摆脱自我困惑的命运:越是用力研究,越是惘然不解,终于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淖之中。

其实《哈姆莱特》并不是复仇悲剧,它只是莎士比亚借用古代复仇故事的框架而创作出来的一部前所未有的新型悲剧,我称之为“严肃悲剧”。就其所涵纳的艺术意蕴的丰富性和所塑造的人物的丰满性而言,《哈姆莱特》是复仇悲剧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莎士比亚选择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来再现时代的风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它能够尽量多地将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家庭的、人生的各种因素汇入其中,能够尽可能地塑造出一个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因此,当我们沿着“严肃悲剧—复仇的延宕—延宕的内涵”这样一个认知模式走进《哈姆莱特》的时候,就会走出怪圈,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莎士比亚所创作的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容量巨大的严肃悲剧是对欧洲戏剧乃至世界戏剧发展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我们对《哈姆莱特》悲剧类型的重新界定,将会为《哈姆莱特》研究确定一个新的坐标,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哈姆莱特》研究中的误读还来自对这部作品的近距离的内部考察,即研究文本的思想意蕴、人物形象、情节语言等等,特别是对主人公哈姆莱特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取舍、随意强加、主观臆断以及将作者拉入作品之中与哈姆莱特相混同,把属于哈姆莱特的一些自在自足的活动和言论剥离出来再返归给作者的批评模式以及将《哈姆莱特》作为某种学派、某种主义或某种理论的注释都不同程度地偏离了这个自在的艺术王国。他们不是对作品解读,而是在重构;不是对人物解读,而是在重塑,这样就肢解了作品和人物形象,异化了作品和人物生命,消解了作品和人物价值。如荒诞派用《哈姆莱特》来阐

释“人生的尴尬”，后现代主义认为哈姆莱特始终是处于“表现自我与掩饰自我之间的角色”等等。特别是1950年代以来将哈姆莱特说成是一个“不定型的角色”的观点把这种认知困境推向了极致，一些学者说哈姆莱特是个“谁也猜不透的谜”，另一些学者则将这个所谓的谜赋予形而上学的色彩。他们说哈姆莱特“像天上的云”、“像海中的浪”，没有稳定的性格，“哈姆莱特有好多种类型”，哈姆莱特成了“变色龙”，于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在我国从1980年代以来成了最时髦的新观点。这种所谓的理论使哈姆莱特研究离开了自身运行的正确轨道，所谓的研究变成了毫无价值的猜谜，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哈姆莱特是一个没有谜底的谜，所以怎么猜都不算错。这样，对哈姆莱特这个所谓“不定型角色”的思辨认知便构成了《哈姆莱特》研究的一大奇观。一些评论者根据个人好恶随心所欲地打扮哈姆莱特，将自己重构出来的哈姆莱特冒充为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而评长论短，他们说哈姆莱特是一个有很强“恋母情结”的人、一个“同性恋者”、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无恶不做的青年”；鬼魂并不是来自地狱的哈姆莱特父亲的亡魂，而是要把哈姆莱特推向罪恶深渊的魔鬼；乔伊斯著名小说中的一名教师竟说，“他用代数证明莎士比亚的阴魂是哈姆莱特的祖父”^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英国作家奎勒·库奇对西方《哈姆莱特》评论中的这种情况曾表示过极大的愤慨，他说：“对《哈姆莱特》的研究十之八九是胡说八道。”^②《哈姆莱特》经过这样的误读、剪裁和变形，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被阉割掉了，所剩下来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故事残片。他们终于将《哈姆莱

① [爱尔兰]乔伊斯：《尤利西斯》，《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② 转引自贺祥麟主编：《莎士比亚研究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特》糟蹋成“典型的现代垃圾”，要把它从“好书”中清除出去^①。这不能不说是《哈姆莱特》误读所造成的溃疡。真正的莎学研究应该拯救哈姆莱特，掸去他身上的种种垃圾，恢复其本来面目，使其重新屹立于莎士比亚天才的语言艺术的殿堂之中。世界文学史上所有成功的艺术形象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具有不能混同的“这一个”的独特属性，哈姆莱特也不例外。人们不同的审美感受和不同的认知取向并不等于人物本质的多元并存。尽管对哈姆莱特有许许多多的解读，但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只有一个，而对哈姆莱特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将其由形象思维编织成的画面转化成由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理论形态。当我们遵循着这样的原则走进《哈姆莱特》这个自在的艺术王国时，展现在眼前的便是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的缩影”：在这里政治悲剧、社会悲剧、家庭悲剧、爱情悲剧、个人悲剧先后发生，交错进行；在这个自在的艺术王国里充满着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冲突，哈姆莱特则是处于这些悲剧性冲突的中心；他面对失去一切的巨大不幸和痛苦，并由此想到了自己的责任，以不同的形式同丑恶势力进行斗争；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也因为个人的过失，最后与罪恶势力同归于尽。文艺复兴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构成了哈姆莱特的人文精神

① 《读者》1997年第4期第27页刊有一则“笑话”：《名著新说》。文中说：“在她的一次定期大清扫的战役中，妇人把书房整理了一下，‘在那些好书中，’她向丈夫建议道，‘有一堆我觉得不值得保留。’丈夫闻言，快速地查看了一遍，发觉他妻子十分胜任这项分类整理工作。‘但是有本书我拿不定主意，’妇人说，‘那是本嗜血的、夸张的情节剧，充满了谋杀和自尽。一个人杀死了他的亲兄弟又抢了他的工作和老婆。’简直是垃圾！”丈夫评价道。‘他那个有妄想症的侄子自以为是个私家侦探，他开始偷听，又杀死了他女朋友的父亲，接着是她兄弟，然后是他叔叔，最后他自杀了’。‘典型的现代垃圾！’丈夫下了结论，‘真奇怪，他们怎么没把它编成一部流行剧呢？这可够刺激的了。’‘哦，他们已经那么干了！’妻子说，‘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这里所说的虽然是一则笑话，但它却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折射出《哈姆莱特》所受到的严重损害。

的灵魂,各种性格成分则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生命,其典型形象的复杂性世所罕见。这就是我们对作品进行近距离考察时所看到哈姆莱特。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按照“老老实实的方法”创作出来的,我们对《哈姆莱特》的研究也应以一种“老老实实的方法”去解读。一切理论观点都应从《哈姆莱特》艺术王国中全部的人物、情节、冲突及语言中合乎逻辑地、合乎情理地抽象出来,而不应主观臆断、猜想、推测。本书所遵循的正是这种科学分析的原则,所提出的观点都追求具有可证明的属性,用以阐释《哈姆莱特》固有的艺术价值,揭示其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不朽生命和永恒魅力的奥秘。

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传统文艺批评的基本范畴以及作者个人提出的一些新的理论概念,对《哈姆莱特》这个独立的艺术王国进行全方位的科学考察;同时结合运用 20 世纪心理学、人类文化学和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的相关论断,对哈姆莱特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微妙的情感世界进行深入剖析。本书自始至终在同前述种种误读进行争辩的基础上具体地论证作者提出的所有新观点、新见解。本书作者非常喜欢“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莎士比亚”这一重要的文化命题,“力图对莎士比亚的各类戏剧作品做出个人的理解,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理论体系、思维模式和独特风格”,本书正是作者遵循这个原则在汉语语境中对朱生豪的汉译本《哈姆莱特》长期思考探索和逐渐积累的产物。本书对《哈姆莱特》的考察并不排斥前人的研究成果,但考察的总体构筑和重要命题均为作者的创见。本书由前后衔接又相互独立的 19 篇论文组成,这种形式有利于对所考察的问题进行层层深入的阐释。本书对《哈姆莱特》的考察包括:勘定其文

化属性,辨识其时空定位,界定其悲剧类型,陈述其戏剧冲突,开掘其审美价值,剖析其人物形象,展示其情节状态,推敲其语言艺术,解析其台词结构等等。作者希望本书能够带领读者真正进入莎士比亚天才创造的《哈姆莱特》这座宏伟的艺术宫殿之中,真正能够看到它耀眼的光彩和真正能够感到它跳动着的生命;作者希望能够从《哈姆莱特》中获取莎士比亚留给人们的艺术瑰宝,并把它们呈现给读者。

1995年8月10—15日初稿,

2001年8月12—23日定稿。

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积淀

——《哈姆莱特》文本的独特属性

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一定时代文化的影响,而不同时代的文化既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又有现实的拓展性。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欧洲近代文化是由古希腊罗马文化、《圣经》文化和民间传统文化汇聚而成的。这个时期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化,大量翻译其作品,张扬其人文精神,形成一股强大的“复兴”古典文化的热潮。这个时期的宗教改革运动将《圣经》从天主教会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被译成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字,使《圣经》文化,主要是古代希伯来文化成为欧洲近代文化的渊源之一。这个时期欧洲各国,尤其是南欧国家,对中世纪长期以口头流传的故事、寓言、诗歌、民谣进行加工整理,传统文化也汇入近代文化的潮流之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化就是由上述三种文化有机融汇而成,它成为欧洲近代文化的开端。

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文化构成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巨擘不仅用这种文化凝聚了他们的作品,而且使之成为延续这种文化的桥梁,正如古代印度神话传说圣河恒河之水下凡时是从三大神之一湿婆头顶多辮发辫流向大地人间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巨擘的作品承受了时代文化的大潮并将之长久地传向后世。

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文化使莎士比亚等一代巨匠的作品都具有